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三

唐

中宗皇帝

聖武七年是年九月周武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

試策武能制敵止驕驕武文豈足濟時善射何能克敵要在文吏舉其行能武吏舉其武略考居官之職否行舉者之賞罰而已

秋七月太后流舒王元名高祖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思止素說謔無賴告刺史裴貞

與舒王元名謀反貞嘗杖一判司判元名廢徒貞逐族滅思止求為御史太后曰卿不識字對曰解旁

直楚王捷之以為冠秦滅楚以其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弘義亦素無行以告密弘義當從如舍

見閭里者老作吏者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為殿中侍御史思止弘義奏置制獄人者非死不出

朝士人人自危相見莫敢交口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遣掩捕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

為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弘敏以字杜景儉武邑人唐書作景隆通鑑考異曰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

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初為蒲州司法不施嚴酷吏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眾共斥之迫官滿不放一人職

色語之有功神色不撓事亦修及為司刑丞臨所誣捕者皆為直之前後所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賜

欲殺一人日知以為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因終無生理由知日日知不離刑曹此因終無

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李日知蔡陽人

太后頒大雲經於天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

提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八月太后殺南安王潁密王元禮等十四人通鑑作十二人今依唐書改又謂目于是條十二人下書及故太子

子高祖孫等十四人賢二子考唐書賢傳賢三子光順封義豐被誅不書年月寸義封注

陽楚守禮廟雍王幽宮中後出外通鑑光順于天授二年與守義守禮同出于是年又書魏殺太子賢二子所載互有不同今于是條依唐書不書殺賢二子于明年光順與宮中條仍依通鑑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九月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為皇嗣改姓武氏立武氏七廟於神都侍御史傅遊藝

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武氏綱目武氏革命後目仍書太不許擢遊藝為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

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武氏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為周改元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

帝豫王為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為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為始祖文皇帝妣曰文定皇后平

祖高曾祖考皆為皇后以武承嗣為魏王三思為梁王士彘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為郡王以史務滋

宗秦客檢校內史傳遊藝為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預勸武氏革命故首為肉史尋坐職貶遊藝

九月遊藝所親告遊藝參按唐書下殺自殺

冬十月西突厥入居內地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

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武氏以為竭忠事主可汗

十一月周為正月朔日以唐正周易服色設置社稷宗廟武氏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神

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為享德廟止祠高祖以下改唐崇先廟垂拱四為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

氏祖配上帝

垂拱八年周武氏天春正月周為一月帝在房州

二月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先是金吾大將軍邱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武氏命來俊臣

鞠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

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為仇

武氏之罪實乎
于呂氏蓋武氏
革命而呂氏未
革命也為當世
之臣者不能為
徐敬業之討賊
則惟有棄冠服
而逃耳如狄仁
傑一再相彼盡
心乃事而後世
反以復唐之功
歸之是皆託于
明哲保身實未
以教之論而永
終諸夫子至死
不變之語是非
倒置其言乎此
余故表而正之
鄭模氏孫略以
武公之後至云
周平王少子生
而有文在手曰
武子者蓋即當
時亂唐賊子附
會之詞故武氏
之祖父王與王

莽之祖處舜均
為鐵經汗吏而
其好為泥古更
制處蹟亦同

家所殺與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為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刻尤甚尋亦為武氏所殺

夏四月壬辰朔日食

秋八月周改義豐王光順故太子等姓武氏幽之宮中光順與弟守禮守義及豫王諸子皆幽閉宮中不出門

庭者十餘年

周以武攸甯為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武氏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諧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諧者名武氏甚嘆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元輔汴州浚儀人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字明卿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修武人使洛陽人王

慶之等數百人以上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

坐誅來俊臣教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為歎并殺之武氏詔慶之曰皇嗣我子奈何廢之對曰神不歆

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為嗣乎武氏不從慶之屢求見武氏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長安人

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

言於武氏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

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武氏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綢之初武氏將軍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

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壬辰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先是武氏遣使存恤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

給事中次郎員外郎御史遺補格遺補校書郎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待御史

舍人次郎郎御史遺補格遺補校書郎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權推待御史

等忤諸武意言
出禍隨已足見
武氏意矣慶之
欲違惡而通以
達怒天網恢恢
于此亦可見矣
武氏不罪流言
刑官獨持吏更
性改物之始用
權術以駕馭天
下耳胡實乃謂
此明主所為宜
其運動四海英
賢無不俯首豈
正論哉

仁傑不承則死
于拷掠之對明
是貪主論者以
為留其身以復
唐祚終終仁傑
之世唐祚何嘗
復哉雖云善喜
欲長承兄阿其
所好

聖祖望御史初之武氏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武氏雖酷以深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
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權推權其俱反把也推吐富
同視言官不得人如碗脫模相似無異也 監也
周以郭霸郭州同安人唐書作霸通鑑從舊書為監察御史 霸由甯陵注見前令召見自陳往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
其血絕其髓武氏大悅遷監察御史時號曰四御史霸素諂諛中丞魏元忠病霸往問之因嘗其糞喜曰美甘則可憂令若無傷也元忠大惡之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崔宣禮左承盧獻中丞魏
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字承賢越州柏鄉人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殺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

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
柔恭仁仁傑曰望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書冤狀置棉
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絛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稱變以聞武氏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

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職濟陽人亦為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没人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武氏
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

者為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氏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
氏曰何為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知古仁傑宣禮元忠獻皆貶縣令流行本

嗣真於嶺南

夏五月周禁天下屠殺採捕 時江淮旱饑民不得採魚蝦餓死者甚眾拾遺張德生男私殺羊會同僚補闕杜
肅一錢上表告之明日武氏對仗謂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武氏曰何從得肉德叩頭服罪武氏曰朕禁

屠宰吉山不預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皆唾其面後武氏久視元年以鳳閣舍人崔融字安成齊

秋七月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武氏曰魏王承嗣權太重武氏曰吾姪也故

妻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篡弒其父者况姪乎武氏聞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

德於武氏武氏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昭德特武氏委選頗專權使氣已而為鄭愔所奏貶南賓尉南賓隴州唐天寶中改靈山今

隴州屬廣東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名輒以字於隴州今安南國武氏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

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遣掩捕族誅監察御

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益衆武氏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實為之

不報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隴州武氏知其枉尋復召之補闕宋敏則上疏曰自文明卑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構難不投鉤軍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推

喜息暴故開告端以禁異議然急趨無善遠促柱少和聲伺時之妙策乃當今之易物也伏願聖羅織之酒掃

明當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武氏善之賜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惟勅之吏相府以虐

人非木石苟求賄死臣竊聽與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苦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而

九月周更以九月為社

冬十月周建兵擊吐蕃取四鎮初王孝傑京兆新從劉審禮擊吐蕃與審禮皆敗沒孝傑後竟得歸

由是知吐蕃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即焉耆鎮後更名焉四鎮救以孝傑及阿史那忠節

將兵擊破吐蕃復取四鎮遂置安西都護於龜茲發兵戍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戶婢團兒為武氏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即元宗母後追

為厭咒武氏殺之瘞於宮中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謹為潤州刺史有奴妾為妖異以恐妃母廢氏因請夜祠禱

功訟冤有玷論之以為無罪孝起奏有功何蒙恩罪當絞今史以白有功有功嘆曰豈我樹死諸侍御史徐有

邪既食飽寢寐武氏召有功謂曰卿此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奸生聖人之大德武氏默然

由是寇氏得咸死有功亦除名
海賊抗之孫薛李起歸州龍門人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字令璹之請也

癸酉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除代州刺史將行師德謂曰吾弟兄榮寵過盛人所疾

也將何以自免弟曰自今雖有人唾某面某拭之而已庶不為兄憂師德慨然曰此所以為吾憂也人唾汝面

怒汝也而汝拭之則逆其意而重之怒矣夫唾不拭自乾當笑而受之耳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于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武氏

命來俊臣鞠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即引

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武氏聞之令舉人宮使醫納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傳以藥經宿始蘇武氏親臨視之

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即命俊臣推皇嗣由是得免

三月周侯思止以罪誅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季昭德接之杖殺于朝堂明年王弘義亦以罪流魏州詐稱

按隋之
置今為府屬廣東

夏五月豫州唐置今山東河溢流二千餘家

秋九月丁亥朔日食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甲子年周武氏延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以僧懷義為朔方道大總管討突厥先是突厥可汗骨篤祿死其子幼弟默啜自立寇靈州武氏以僧

懷義為總管討之懷義未行突厥退而止

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處尊而
不自有正道笑而
受唾宜以直報
怨之義師德之
言極矣
五臟皆出惟舉
教僕存雖有良
醫莫能傳藥而
使之復活子理
殆不可信然當
時以金藏能捨
生為聖嗣明竟
其忠誠不可及
故神奇其事以
彰傳聞雖失之
誣而不計讀史
者從善善之長
而釋惡信善之
感感兩得之

景儉不以秋月梨花為瑞雖似優于阿諛者然
是時女主臨朝陰陽倒置此即
呂后時桃李秋華之轍景儉顧
顏為相尚何變
理之足云乃以
草木榮落非時
引咎自責願附
於方正之操而
隱售其固寵之
術此與樓被看
流相去無幾胡
實貴且淺言以
盜小名為無足
稱尚未盡窺其
底裏而為色莊
所愚耳

武氏革命當時
守正不屈者惟

夏五月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秋八月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武氏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

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武氏曰卿真宰相也

周鑄天樞武三思請鑄銅鍤為天樞刻武氏功德立于端門之外銅鐵不足賦民間農器以足之

五尺徑十二尺三思為文武氏自書其傍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後開元二年鑄之鑄其銅鐵歷月不盡

九月壬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周武氏加慈氏之號

明年二月與趙古之號並去之

周明堂火武氏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會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武氏懷義心慍乃密

燒天堂延及明堂一夕皆盡時方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醺以答天譴武氏將從之姚璿曰明堂布武之

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天堂明堂

越二年成號曰通天宮因改元萬歲通天又鑄銅為九州鼎

神功元年成及十二

神子之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武氏以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獲易主鑄劉知幾表陳

內具僚屬歲達數百賜賂動至于緋服眾子青衣象板多于木笏二也取士太廣宜加沙汰三也收伯遠代思

連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備良之政四也是時官爵易得而法網嚴峻故人競為趨避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

慎賦以刺時見志焉

劉知幾字子元彭城人

冬十二月周武氏天冊春正月帝在房州

二月己酉朔日食

周僧懷義伏誅懷義既焚明堂心不自安言多不順武氏密選宮人有力者執之樹下使武攸甯帥壯士毆殺之焚其尸

唐中宗皇帝

牛安靜超然遠引者惟武攸緒餘人貪榮競進甘受牢籠然每爵命南及親得隨之附邪皆正者又何益哉

氏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為攸緒遂優游巖壑冬居茅板以茅與板編室夏居石室武氏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丙十三年周武氏歲春正月帝在房州

夏五月契丹寇營州注見周遣兵擊之大敗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貞觀中契丹酋長密哥舉部內屬詔置松漠都督府以屈哥統其部

李氏盡忠窟及歸誠州松漠都督府屬營州都督府綱目以歸誠為刺史孫萬榮契丹大酋孫舉兵反陷營州之孫也

州殺都督趙文翽文翽明慎契丹為不厭給視酋長如奴隸故二人怨而反盡忠自稱無上可汗以萬榮為前鋒所向皆克旬日間兵至數

萬武氏遣將軍曹仁師擊之戰西破石唐書地理志平州有周師大敗牛廢馬于道側仁師等將騎兵輕進契丹兵橫擊之生擒二將軍

士卒死填山谷鮮有脫者於是武氏以建安王武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募天下人奴有勇者官昇主直悉發

以擊契丹東硖石敗死攸宜軍無敢進

秋九月突厥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安陸人紹時欽明兄欽寂為討擊副使與契丹戰亦被擒契丹圍安東

都即安東府令欽寂說其屬城未下者欽寂謂城中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厲兵謹守以全忠節突厥殺之後

默啜寇靈州以欽明自隨欽明至城下大呼求羹醬梁米及墨意欲城中選良將引精兵夜襲突厥營城中無

諭其意者未幾亦害

吐蕃遣使請和吐蕃遣使請和親武氏遣武衛參軍郭元振名震以字行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

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元振曰所請如此豈非有兼并之志乎欽陵曰吐蕃苟貪土地欲為邊患則

東侵甘涼豈肯規利於萬里之外邪乃遣使者隨元振入請之朝廷疑未決元振上疏以為斷不可許當以計

緩之疏曰欽陵求罷兵割地此乃利害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拒其善意則為邊患必深宜以計緩之使其和望未絕則善矣彼四鎮十姓吐蕃之所甚欲也而青海吐谷渾亦中國之要地也今親之宜曰四鎮

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使不得併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五侯斤部亦當以歸吐蕃如此則足以塞欽陵之口而亦未與之絕也

若欽陵小有非違則曲在彼與且四鎮十縣附屬久今割而棄之恐傷諸國之心非所以御四夷也

武氏遂從其言元振又言吐蕃百姓疲於保戍早願和親

欽陵利於統兵不欲歸款若國家歲發和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國之人怨欽陵曰深望國恩曰其斯亦疑間之漸可使其上下猜阻禍亂內興矣武氏亦深然之

冬十月契丹陷冀州周以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契丹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眾突厥默啜乘間襲沙漠廬盡

忠萬榮妻子而去萬榮收合餘眾攻陷冀州又攻瀛州河北震動制起狄仁傑為魏州刺史前刺史畏契丹倖至悉驅百姓入城繕守備仁傑至悉遣歸農百姓大悅

周以姚元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為夏官侍郎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武氏奇之

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武氏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

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生死易其操履親客問曰徐公何如潘稱之主人曰稱之所行者甚易徐公所行者甚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達漢文之時天下無事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達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人主有疑于上聽史過虐于下而徐公守死若道與陷國數掛網羅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允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力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十一月周殺其箕州本隋遼州唐更名後復舊今隸山西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明堂高宗時分萬年尉吉

瑒河南人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宋俊臣俊臣先與同州參軍尋召為合官尉合官縣高宗分河南縣置尋省使上變告之武氏使河內王

武懿宗亦士讓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諱人懿等凡三十六家皆

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瑒亦以此得進

周以張昌宗義豐人行為散騎常侍張易之兄為司衛少卿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

中皆得幸於武氏常傳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秦客卿皆侯其門庭爭執難

變謂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

丁十四年周武氏神春正月帝在房州

三月周突厥默噉為可汗默噉請為武氏子并為其女求婚武氏遣閭知微萬年人立田歸道長安人仁冊

拜默噉為還善可汗知微見突厥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噉囚歸道將殺之歸道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

初唐處突厥降者于豐滿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噉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并親種烟燭農器鐵甲瑞楊車

思請給之鳳閣侍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之璠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

并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織數萬斤并許其已而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武氏前歸道以

為默噉必負約知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夏四月周遣武懿宗妻師德擊契丹懿宗為神兵道大總管師德副之將兵二十萬擊契丹既而懿宗軍至趙

而南適契丹逐屠趙州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為朝人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奪之知之作綠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

承嗣得詩於裾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殺其監察御史李昭德昭德由南賓尉召為御史來俊臣依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

計自言才比石勒監察御史李昭德尉召為御史素惡之後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

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時為

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項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贓賄如山冤魂塞路國之賊也何足

惜哉武氏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須臾而盡賀曰自今眼者

皆始帖席矣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初孫萬榮之破王孝傑也於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使人守之自引精

李嶠指事儲周與二張相贈其大節實無足取獨請拒默噉求六州地及殺緒農器一事深識禦機要不當以人廢言

俊臣與周同為酷刻吉項亦以告密附俊臣而進奸黨相乘流毒四海然與之獄成于俊臣之獄復成于項頭之日亦不免鐵錘之噬庭見賤謫此何異

非陸異鵲螭
之相同虞人且
逐而葬之天道
報施不爽足為
惡人炯鑒

以狄仁傑同平
章事之說已著

于前茲特書周
以正綱目之誤

劉及蓋之失且
後即書周以狄

仁傑兼納言不
益可見乎

姑姪母子之喻
李昭德前已陳

之矣綱目于仁
傑津津言之且

以薦張柬之為
復告張本然東

之被薦時年幾
八十使不及相

而死事實奈何

兵寇幽州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眾降

於突厥武氏左拾遺王求禮反折之曰此屬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全生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

十萬望風走賊徒滋蔓又欲移罪于草野詰誤之人力為臣不忠請先斬武氏宗

以謝河北武氏左拾遺王求禮反折之曰此屬無武備力不能勝苟以全生所至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

秋九月周以魏元忠為肅政中丞武氏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朕使近臣就

獄引問皆自承朕不復疑今自與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完軀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此

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啟聖心興等伏誅臣以

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武氏復召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舉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越十五年周武氏聖春三月帝還東都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武氏曰太宗櫛風沐雨親

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

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武氏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

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

乎因勸武氏召還廬陵王武氏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鸛鵲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

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武氏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瑱與張易之昌宗為控鶴監供奉瑒從

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大有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瑒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

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為武氏言之武氏乃託言

廬陵王有病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州。媯州注見前檀州唐置今順天府密雲縣是初武氏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

為妻。復遣閭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

李氏恩。聞李氏盡滅。惟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拒延秀。以知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

媯檀等州。移書數朝廷曰。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婚。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已

默啜陷定州殺刺史又陷趙州刺史高敏與妻秦氏仰藥詐死被執高敏嘆勢之路秦氏謂敏曰爾報國恩正有今日遂俱閉口不言再宿默啜殺之高敏萬年人頽之孫

周以狄仁傑兼納言。武氏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其子光嗣。拜地官員外郎。已而稱職。武氏喜曰。卿

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蓄調睦以適口參北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

無也元行冲名潛以字行河南人周武氏以帝為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武氏許之。立為太子。復

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

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尉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

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立其弟吐悉獨為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矩為左廂察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匄俱為小可汗位兩廂上主兵

四萬餘人周以蘇味道趙州樂城人同平章事。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持兩端可矣。時人謂

之蘇模稜。冬十月。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迫者。敵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上疏請曲赦

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于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

濟旋師。自食蔬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朝隱自為攝牀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此小人獻媚之極致亦不足道第武后遂喜而厚賞之則崇長諂諛甚為大體

仁傑嘆師德威德足見恩遠分明永忘介特蓋當時有名者莫

周閻知微伏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默啜縱知微使還武氏命磔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權歸道為夏官侍郎甚見親委

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丞簿等官

朝三有注先已置監今方備官

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學之士田歸道李迥秀

字茂之大亮

薛稷

字嗣通道州零陵人

員半千

字榮期齊州全節人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官請罷之遂忤旨左遷

紀十六年周武氏春正月帝在東宮

二月周遣使禱少室山

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武氏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

字友情

禱少室山朝隱自為攝牀沐浴伏俎

上請代武氏命武氏厚賞之

吐蕃贊普言仁降唐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幼論欽陵兄弟用事皆有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

握兵分據方面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長陰與大臣論嚴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

普殺其親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所部千餘人欽陵子弓仁以所統吐谷渾七千餘帳俱來降

帝及武攸暨

士驍兄孫尚太平公主

等誓於明堂

武氏自以春秋高慮身後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

與武攸暨等誓於明堂銘之鐵券

秋八月周以王及善為文昌左相

初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亂起滑州刺史武氏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

十餘事武氏善之留為內史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難奪有大臣之節張易之兄弟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

及善屢以為言武氏不悅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武氏不許至是以為左相罷政事

周納言婁師德卒

諡曰

師德沉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武氏嘗問仁傑

曰師德賢乎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武氏曰朕

如仁傑不惟師
德義賢即後世
諸書無載者我
不以仁傑為賢
乎余少時亦有
仁傑非微知已
之深乃服其貌
海且以復自任
之論今以武氏
始終奪唐祚及
仁傑不能匡復
觀之未免失言
所謂為學之道
當日知其所不
足亦猶魯之
意也矣

之知卿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威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

河湓濟源隋縣今屬河南懷慶府漂千餘家

周以韋嗣立字廷樞為鳳閣舍人嗣立兄承慶字廷為鳳閣舍人以疾去職嗣立時為萊蕪漢縣晉廢唐置今屬山東泰安府

令武氏召使代之自武氏稱制以來學校殆廢詔吏所殺親友流竄未復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薄學道

至如仁傑元忠王之道施廢不講宣令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技仕進又勸吏乘間殺入求進

得罪者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歸還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

冬十一月周貶吉頊為安固注見前武氏以頊有幹略以為同平章事妻以心腹頊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

武氏前頊魁岸辯口懿宗短小偃偃頊視懿宗聲氣凌厲武氏由是不悅曰頊在朕前猶卑諸武況異時詎可

倚邪他日頊奏事方援引古今武氏怒曰卿所言朕欲聞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

言曰妾能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匕首頊之不服則撻其首撻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

日卿豈足汗朕七首邪頊皇恐謝諸武因共發其弟冒官事由是坐貶頊辭曰得召見準泣言曰臣永辭闕庭

有爭乎武氏曰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頊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

太子已立而外戚猶滿王比驢下驅之使他日必爭爾不得安矣武氏曰朕亦知之然業已如是不可如何

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字希仲武氏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敢不以聞人間細事

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為人清謹再為宰相武氏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

十七年周武氏久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己酉朔日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武氏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嘲

武氏穢惡之事
稍存遺惡者案
耳不欲聞其堪
復往蓋煩故則
乃不以內寵二
張為非惟斥侯
祥之媒街為無
恥自謂能盡陳
諍之戰有醜面
目一至此耶

論已者前茲不
顧綴故易綱目
書法以為人臣
而事二姓者戒
仁傑在當時為
臣第一武后亦以
第一流目之入臣
將患不能竭忠為
國爾若果盡誠無
二不以身家為念
雖當艱危之際亦
可深望其春秋
廷清明乎

諶又令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以掩其迹。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武氏使衣羽衣吹笙乘木鸞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武氏又多選美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易不奏武氏勢之易之昌宗祿以奉仰相勝。昌宗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昔早朝有選人姓韓以金五十兩并狀賜之昌宗受金以狀授天官侍郎張昌齡曰：錫失其狀以問昌宗昌宗曰：我亦不記。但姓韓者即與之錫。惟退在銓姓韓者六十餘人。為留注官。張昌文確兄子。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繩索及騎射。無與。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為契丹屢敗。唐兵及孫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黨。悉平之。

周隴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谷名在涼州府吐蕃將麴芬布支寇涼州。圍昌松。見唐休璟與戰於洪源。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芬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請為諸軍破之。乃披甲先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配吐蕃遣使請和。宴使者于麟德殿。會休璟入朝。預宴。使者屢視之。武氏問其故。對曰：洪源之戰。此將軍駐馬無敵。故欲識之。

周同平章事狄仁傑卒。武氏信重仁傑。諸臣莫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武氏每屈意從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及卒。武氏泣曰：朝堂空矣。武氏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字孟將。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武氏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東之尚未用也。武氏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字士則。開州人。今太原府太谷縣人。刺史敬暉。字中勝。陽平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字士則。開州人。今太原府太谷縣人。刺史敬暉。字中勝。陽平人。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則司空。睿宗時。進封梁國公。

冬十月。周復以正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字安石。年人孝。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

在座同議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武氏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嘆服

建興十八年周武氏大疑春正月帝在東宮是歲武邑人蘇安恒上疏武氏曰陛下欽先聖之顧托受嗣子之

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年德既尊何不禮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負哉諸

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

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王家疏奏武氏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明年安恒復上疏曰臣惟天下者

統寶固唐氏舊基當今太子追過年德俱盛陛下貪其賢位而忘母子深恩將以何親見唐室之宗廟乎武氏亦不之罪

三月雨雪蘇味道以雪為瑞餽百官入賀唐中書侍郎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

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實者皆諂諛之士也武氏為

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興之象也武氏為之附款

冬十一月周以崔元暉博陵安平人為天官侍郎天官侍郎崔元暉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

武氏謂元暉曰聞卿改官令吏設齋自慶此欲盛為奢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周以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

境硤口置和戎城今涼州府古涼縣是北境磧口置白亭軍故城在今涼州府鎮番縣北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

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石是一歲可糴數

建興十九年周武氏長安二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周設武舉唐六典武舉以七等閱其人一日射長二日騎射三日馬槍四日步射五日材貌六日言語七曰負重

秋九月乙丑朔日食不盡如鉤神都見其既